

北京图书馆馆史（1948以前）档案选录（下）

毛华轩 权儒学辑

三、国立北平图书馆

致教育部部长次长请拨旧教育部图书室书籍电

（1928年11月29日）

南京教育部蒋部长、马次长、吴次长钧鉴：

北平图书馆普通书甚少，亟应添购。查旧教育部图书室所藏皆系普通书，颇合该馆之用，且有《永乐大典》数册，拟请全部拨归该馆，藉省购置，乞核示。（陈）垣、（马裕）藻、（马）衡、（黄）治晖。皓。

致教育部部长次长电

（1928年12月19日）

南京教育部部长、次长钧鉴：

北平图书馆定一月一日正式开幕，时期迫促，拟将前教育部图书室所藏善本书籍提前移庋，先此电呈，余俟开单详报。北平图书馆（陈）垣、（马裕）藻、（马）衡、（黄）治晖。

国立北平图书馆第一馆沿革概略（节录）

……本年（1929年）七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五次

年会，教育部提案仍将本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改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即将会议可决施行。公推蔡子民（元培）、袁守和（同礼）两先生为正副馆长，并由部延聘马寅初（叙伦）、陈援庵（垣）、傅孟真（斯年）、刘半农（复）、任叔永（鸿隽）、孙洪芬（洪芬）、周寄梅（贻春）诸先生，并蔡、袁馆长为本馆委员会委员。九月一日由委员会接收本馆，即于是日实行合组成立。在新建筑未落成以前，本馆暂称国立北平图书馆第一馆，仍就居仁堂旧址继续公开阅览。……

（本件撰者未详）

梁启超继承人所委托律师致国立北平图书馆函

（1930年2月27日）

径启者，关于梁任公先生口头遗嘱，愿将生平所藏书籍借与贵图书馆一事，前荷惠寄善本阅览室规则，普通阅览室规则，借书规则，暨收受寄存图书简章各一份。此即抄送任公先生之继承人。兹受该继承人等之委托，正式函达贵图书馆，对于前述章则表示同意，并按贵馆收受寄存图书简章第十条，内开各项声明如下：

（一）藏书人之姓氏为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其代表人为该氏之连续继承人所组织之梁氏亲属会，住所在天津义租界西马路二十五号。

（二）关于寄存图书之卷数，拟俟点交接收时确定之。

（下略）

律师黄宗法敬启

国立北平图书馆致北平市公安局函

（1931年4月10日）

径启者：查敝馆新址，门前东起金鳌玉玦桥，西迄西安门大

街一段，向无专名，或指称养蜂夹道南口，或指称三座门，既难确切，又觉混淆。现在本馆新址指日落成，迁移在即。允宜肇锡嘉名，用资通晓。查敝馆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最为宝贵，拟即将此段地方定名为“文津街”，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办理见复为荷。此致

北平市公安局

傅增湘致蔡元培袁同礼函

(1931年6月26日)

子民、守和先生阁下：

昨日新馆落成，获观盛典，私衷抃颂，莫可名言。兹检奉正统道藏本书籍四种送呈，聊表祝贺之忱，伏惟哂纳是幸。

专此敬候

台祺

傅增湘拜启

会议记录（节录）

(1933年1月12日下午1时)

出席者：胡适、陈垣、傅斯年、刘复、任鸿隽、袁同礼

主席：胡适

因时局关系，下列各项善本书籍，应暂存于安全地点。

一、善本中之罕传本，二、唐人写经，三、方志稀见本，四、四库罕传之本。

装箱手续：各箱一律贴本馆封条，并由装箱人员负责签名，开列装箱清单，以备存查。存放时应将存放人（公推胡适、任鸿隽、袁同礼为存放人）签名，印鉴送交保管之银行，凭签名信件提取书籍。

本馆善本书南迁报告

(1935年11月23日)

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本馆委员会以时局严重，议决将贵重书籍暂寄存安全地点。二十四日奉教育部电，嘱将贵重书籍移存南方。兹将装箱南运情况报告如左。

一、书箱总数：

第一次	20	第二次	60	第三次	50
第四次	126	第五次	40	第六次	30
第七次	42	第八次	19	第九次	30
第十次	56	第十一次	49	第十二次	7
第十三次	2	第十四次	10	梁任公	64

邮包584包

共计605箱584包

内计：甲库197箱，乙库107箱又584包，写经49箱，金石8箱，舆图15箱，西文杂志135箱，西文善本30箱，梁任公书64箱。

二、寄存地点：

中央研究院化学、物理、工程研究所50箱（甲库30，乙库20）；中国科学社243箱；上海银行第一仓库246箱；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2箱；梁宅自存64箱。

致中央研究院化学物理
工程研究所庄、丁、周先生

(1935年11月23日)

丕可、巽甫、子竞先生大鉴：

华北时局日趋严重，北平图书馆所藏善本书拟择要运沪，暂存贵研究所，本日交中国旅行社，运上五十箱，到时并希点收，并代为保管。即希台察为感。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节录）

（1937年）

丁、成立本馆行政委员会。本馆委员、馆长均滞留南方，一时不能到馆执行职务。二十七年二月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来函，指定总务部主任王访渔、善本部主任张允亮、编纂顾子刚三人为本馆行政委员，处理馆内一切事务。其对外事物则由中基会董事司徒雷登博士就近代为办理云。

教育部指令

（1938年5月14日）

令国立北平图书馆：

廿七年四月廿一日呈一件——为呈复关于保障国立北平图书馆馆产议决各办法，祈鉴核备案由。

呈件均悉。该馆应迁昆明，继续工作，并应与西南各教育机关取得密切联络，以推进西南文化。至在香港设立临时通讯处一节，姑准暂时设立，仰即知照。件存。此令。

部长陈立夫

蔡元培致袁同礼函

（1938年10月4日）

守和先生大鉴：

奉九月二十六日惠函，敬悉平馆布置已妥。先生在长沙设一平馆，甚慰，函示与临时大学第一区合组图书馆办法，此事于孙洪芬兄在沪时已谈过一次，均以为本馆有一图书委员会。此种特殊组织，非征求委员会之同意不可。请先生提请该会，以多数决之，洪芬兄当已有详函奉告矣。弟在沪尚好，承注甚感。此复。并颂著绥。

弟蔡元培敬启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重庆办事处致袁同礼函

(1939年3月16日)

同礼先生：

恩来同志因公赴前方，于月前已离渝。接奉先生致恩来同志函后，当即趋贵寓拜谒。因先生教育会议忙碌，数次均无缘晤谈。现除将先生大函留交恩来同志外，已函延安方面搜集有关抗战文献，直寄昆明。肃此即颂公绥。

周 怡上

林祖涵（伯渠）致李乐知（伊）函

(1939年4月10日)

李乐知先生大鉴：

径启者：国立北平图书馆前函索各种书籍，由尊处代转。兹特送联共历史等书共五十本，请查收并转为荷。肅此顺颂大安。

林祖涵拜启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致馆长函

(1939年7月17日)

馆长先生：

兹有周副部长交下书籍数十本，特函付上，并附书单一纸，收到后希即赐复。今后倘有书，继续寄上。特此，并致敬礼！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启

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会议记录（节录）

（1940年4月16日）

主席：蒋梦麟 列席：司徒雷登 记录：袁同礼

蔡馆长病故，全体起立致哀。后由司徒雷登先生及袁副馆长分别报告平、滇两处馆务，并作下列之决议案：

一、在本馆为蔡馆长立碑，以志永久纪念。函请吴稚晖先生撰书碑文，并在馆中成立蔡氏纪念书藏，收集范围，侧重美学。

二、建议教育部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袁副馆长升任馆长，并取消副馆长一职。

呈教育部文

（1942年3月5日）

职馆袁馆长同礼，奉命赴港办理运书事宜。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沦陷，现在邮电不通，无从探访踪迹。刻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商定，在袁馆长未有消息以前，公举本馆委员会蒋委员长梦麟暂行主持馆务，用特陈明。敬希查照为荷。

致教育部秘书处文

（1942年10月5日）

敝馆袁馆长同礼，前因香港沦陷，交通梗阻，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公推本馆委员会主席蒋梦麟先生暂行主持馆务，曾于本年三月五日具函陈明。旋奉四月八日总字第12995号指令，准予备查在案。现袁馆长业经脱险回国，除备文呈报到馆视事外，用再陈明。敬希转陈部长为荷。

呈请教育部颁发关防官印文

(1942年11月20日)

窃以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中日战端发生，平津相继失守。当时情势异常危急，职奉令南下组织行馆。爰在长沙协助临时大学完成图书设备。翌年春季，奉令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时迁移昆明，继续工作。历年以来，职馆注意搜求西南文献及抗战史料，均已补充平馆之未备。彼时平沪交通尚无梗阻。虽处在特殊环境之下，而馆中行政尚能保持完整。自去年敌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海上交通于兹中断，不幸平馆亦于本年年初被伪组织接收，今昔情形大异。现职馆既设在昆明，常有公牒往来，非钤印关防官印不足以昭郑重。用特呈明，恳颁发正式关防一颗，暨官印一方，俾资信守。是否有当，理合具文呈请鉴核施行，指令示遵。谨呈。

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会议记录（节录）

(1943年6月2日)

一、组织购书委员会案

议决：国内在战时及战后需要西文书籍至为迫切，本年度西文购书费美金三千元，除已用去一千五百余元外，拟将所馀之款及下年度拨付之购书费，委托胡适之先生在美组织购书委员会。购书范围，暂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东方学、政治经济为限，并建议胡先生商请陈省身、赵元任、沈士章、欧世璜、王守竞、周鲠生、李卓敏诸先生为委员。关于采购手续及寄存书籍地点，由图书馆与胡先生洽商后，报会备案。

密呈教育部财产损失文稿

(1943年9月20日)

案奉钧部本年八月十六日高字三九四九五号，密，代电，内

开：“密。案准行政院政务处蒋处长函……仰即遵照具报”等因，奉此。窃查职馆系由钧部所属之京师图书馆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办之北海图书馆合组而成。成立之初，计京师图书馆藏书二十万册，北海图书馆藏书十万册。自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六年六月底，历年增益中外文图书十五万册，共四十五万册。此“七·七”事变以前之大概情形也。职馆所藏图书，如善本部甲库之宋元明旧槧，乙库之清代精刻批校以及罕见之本，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敦煌唐人写经，以及内阁大库明清舆图，皆为国家瑰宝，非仅能以货币价格估计。除宋元旧刊一部分于二十四年冬间运往上海妥慎保管，并于三十年十月奉令运往美国，商妥该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订有契约外，其余北平全部馆舍建筑及设备，以及留在北平未及运出之藏书，于二十六年七月底北平失守后，悉数沦陷。职馆在南京分设之工程参考图书馆，于二十六年十二月亦随首都之沦陷而全部损失。二十六年冬间，职馆在长沙设立办事处，积极进行复兴工作。复派员在香港设通讯处，征集图书。因运输困难，大部分暂存该埠。三十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事爆发，此项图书亦沦敌手。先后沦陷损失，估计约值战前国币一千万元，依照战前汇率，折合美金约三百三十万元。至北平馆舍建筑及现存该处图书，将来敌军撤退时，是否遭遇毁坏，未能预卜。是以战后复原之计划，一时无从详拟。其现存昆明、重庆两地图书，将来运回北平，所需运输费用，以及工作人员回平旅费，约需国币一百万元。依现时汇率，折合美金五万元。上开数目，系照最低价格估计。另开职馆暂时损失项目估价表，及战后复原需用费用表各二份，一并附呈（略）。即希鉴核汇转，实为德便。谨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

国立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袁（同礼）

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函

(1943年11月28日)

查本馆前与贵校合组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年来共策进行，颇著成效。该会委员会委员傅斯年、陈寅恪、陶孟和三先生，或因病休养，或久已离昆，兹另聘王信忠、王芑生、陈博生三先生为委员，特函奉达，即希查照为荷。

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函

(1944年4月22日)

敝馆昆处本年度经常费国币六万元，前曾请留交沪处国币一万二千元正，以作该处经费之用。兹以沪处经费不敷支配，拟请贵会再在敝处经常费项下，拨交国币二千五百元正，以资应用。除函知贵会渝处外，即请查照办理是荷。

呈教育部函

(1945年12月29日)

查本馆北平部分经、临各费，自太平洋战事发生后，即奉令停拨。旋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周作人主持馆务。留平保管人员处境艰危，仅能在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曾密饬总务部主任王访渔及编纂顾子刚率同保管人员留守监护，相机应付。数载以来，该留守人员虽经敌伪再三压迫，仍忍辱负重、艰苦支持。存平图籍赖以无恙。现北平馆务已于本年十月十七日由钧部特派员沈兼士予以接收，并将伪组织时代所用职员一律解聘，事变前任用之职员六十三人则仍继续供职。职于十一月十二日返平，当即到馆接收，视察所及，见职馆藏书及全部馆舍均无任何损失。惟复员伊始，经费无着，员工生活急待救济。所需经、临各费，实难再缓。爰将北平部分本年九月至十二月份经、临各费核实，编制追加概算书，拟请俯念事关战时紧急措施，可否转陈行政院特准以紧

急命令拨付。俾便转汇北平，以应急需。是否有当，理合检同概算二份具文呈请鉴核。伏乞迅赐核转，批示遵行，实为德便。谨呈教育部部长朱（家骅）。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

国立北平图书馆复员以来工作概况（节录）

（1945年12月）

查本馆以搜集专门图书、倡导学术研究为主要之事业。复员以来，新增图书为数甚多，原有书库已感不敷应用。加以历年在后方搜集及近由欧美新购与受赠之书，为数尤夥，势须增建书库以应亟需。惟近来物价奇昂，兴建新建筑一时实难如愿，只有择距馆较近之房，购置一、二处，暂济目前之需。一俟将来物价平衡，国库充裕，再议建筑，此其一。又本馆在事变前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每年于经常费外拨给中文购书费国币十万元，西文购书费美金三万元。现在该会无力担负，不得不仰赖政府继续维持。查本馆预算内并未列有购书专款，而世界学术与日俱进，新出刊物亟应广事收藏，需要外汇至为迫切，而平津一带经变乱之余，旧家藏书日有流散，亦宜及时收购，充实国藏。今后本馆预算内似宜特予规定购书专款，俾利进行，此其二。以上两点，皆于本馆事业前途所关甚巨，拟请采纳施行，实为公便。

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报告（节录）

（1947年10月）

本馆建筑，在沦陷期间颇欠修理，以致平台及发电厂、锅炉户顶渗漏甚巨。本年内由部拨给专款加以翻修，现正在工程进行中。此外，因馆舍不敷应用，曾商得北海公园委员会先后借给悦心殿、庆宵楼、静心斋及蚕坛等处，作为藏书之所；又与故宫博物院商借太庙之一部，作为整理日文书及研究之所。除蚕坛尚待

款修理始能应用外，其余各处均已由馆分别辟为阅览室及研究室，或特藏书库。

教育部训令（第三〇八一—号）

（1947年6月5日）

令国立北平图书馆：

兹为调查各省市胜利后教育复员情形，以备编译报告，分送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等机构，藉资宣传起见，限于文到一月内将该校、院、馆复员情形，分建设、成就、困难及需要诸项目，扼要叙述或附统计图表及照片呈报，仰即遵照。

此令

部长朱家骅

呈教育部文

（1947年7月14日）

案奉文字第三〇八一—号训令略开：“为调查各省市胜利后教育复员情形，限文到一月内将该馆复员情形，分建设、成就、困难及需要诸项目，扼要叙述呈报”等因。奉此遵将本馆复员后情形，另纸缮具报告一份，备文呈送。伏乞鉴核汇编，实为公便。谨呈 教育部

附：国立北平图书馆复员情形报告（节录）

本馆在沦陷期间，损失尚不甚巨，恢复旧观甚易。惟本馆系为国家收存重要图书，备供学术界之研究参考（之所），与普通图书馆性质不同。故对于研究参考之设备，早拟积极进行，祇以抗战八年，未遑举办。兹际复员伊始，仍即赓续原来宗旨，加紧实施。兼有新购入或受赠之善本及特藏书籍，又接收敌伪及各汉奸之藏书多种，其中研究参考之资料甚丰。因是复员后，本馆进行之计

划可分三点：

1.本馆原有及新入藏之书，按其性质分别加以整理，以便研究参考之用。

2.积极征购国内外新出版之图书，以谋补充研究参考之新资料。

3.扩充馆舍，以备增加图书度存及整理之处所。

本以上计划，现正努力进行，以求完成研究参考之目的。

辑录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

富有新成果的研究著作《赋史》问世

赋是我国古代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之一。但在近数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中，赋却不为人所重视，赋的专论寥寥无几，赋史更付阙如。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马积高教授的新著《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终于问世了。全书分十二章，共四十七万字。这部富有新成果的研究著作有以下几个特色：一、通过综合考察与整体研究得出结论：赋始盛于汉，但汉赋不是赋作成就的最高峰。无论就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来说，屈宋赋已擅美于前，魏晋六朝的抒情讽刺小赋也争胜于后，而赋的发展及其成就的真正高峰则应是唐赋。二、《赋史》不仅通过纵向研究对历代的赋都或多或少有所创见，而且还注意横向研究，对于其他文学样式以及与赋相关的一些文学现象，如汉代宫廷文学、魏晋以来的骈文、齐梁宫体、宋西昆体和明代复古运动等，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三、《赋史》还发掘了许多淹没未见的史料和佳篇。如蔡邕的《青衣赋》、曹植的《蝙蝠赋》、《鹞雀赋》以及唐代李商隐、罗隐等人的一些讽刺小赋等。

因此，《赋史》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我国古代分体文学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中国古代文学整体发展的研究及其文学史的重新编写提供了许多精湛的见解和珍贵的史料。

•武 舟•